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九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四

中中

根圉

殷本紀作曹圉

有扔君

少康母家昭二十八年傳樂正后夔取有仍氏女玄妻

武羅

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世本夏時有武羅國

疏帝相元年條谷貫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情宜食駑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諠諫羿乃伐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命曰條如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於商邱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援歌詞見荀子法行篇蓋作僞者襲之

虞后氏

哀二年傳虞思也紀年帝少康元年卽位賓虞公

杼

夏本紀作宁世本季佇作甲哀二年傳使后杼誘豷魯語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爲然帝芬等了無事迹在第三而杼乃第五謬矣

槐

史記槐爲杼子索隱曰系本作帝芬紀年亦爲帝芬表

重出

慶節

周本紀慶節立始云國於豳非也

伯邑考

皇甫謐世紀云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檀

弓疏引尚書中候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皆謬妄曾蔡世

家云其後不知所封蓋早夭耳

楚熊麗

墨翟非攻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閒

虞侯　芮侯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周本紀虞芮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則敘虞芮事在前也與大傳不同

吳周章

吳世家

杜伯

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杜預云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按成王滅唐之杜伯與宣王所殺之杜伯相去甚遠不得為一人杜預非也

楚熊狂

楚世家

虞中

始封於虞

邘侯　韓侯

與應侯何分優劣

齊丁公伋

諡法解述善不克違善不悌皆曰丁以齊乙公癸公例

之此非讒也晏子諫篇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氏公曰自莅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眾圍財不仁令舍之

魯公伯禽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

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問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問即物所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按荀卿此說不可通聖父之於子豈不知之深悉而必問於其傳三見三答督之綦嚴訓誡之素矣傳蓋周公所選以輔之蓋賢者也寧當爲此庸人之論乎劉恐外紀載之非有識者也

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

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按此異魯世家說異然比彼云五月而報政較爲近理又呂覽長見篇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按周公不莅魯呂氏之說又非也

凡　蔣　邢　茅　胙　祭

其封地皆詳僖二十四年傳注凡祭皆爲周卿士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

晉侯燮

紀年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秦旁臯

此下但有名號無事迹班固重爲史遷作世表甚可笑也

宋微中

重出以爲微子之子尤謬近人閻若璩乃據此訛說以爲祕妙而不知孟子於紂時稱微仲豈謂其仲子乎

魯考公

世家作考公

晉武公

世家作武侯

秦大雒

秦本紀作大駱注云大乙子即上大几之訛

楚熊盤

世家作熊䵢與𠷎同字蠭𠷎訛爲盤

衞庬伯

表訛庬爲建又脫一伯字索隱曰系本作摰伯

秦非子　秦嬴

按秦紀秦嬴即非子鈔寫之誤耳表云非子子不可解

史伯

重出錢唐張雲璈曰當是公伯之訛秦本紀秦侯生公伯伯生秦仲表無公伯而於秦中注云伯子是其譔也

宋父

弗父何子

楚熊霸

鄭語世家並作熊霜

宋世子士

宋世家無其人後漢書西戎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注云見竹書紀年今紀年本無伯士死焉四字然不知其爲宋世子周語又有大畢伯士在穆王前非此人

蔡夷侯

重出

奄父

見趙世家

鄭桓公友

紀年名多父韓非內儲下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權謀篇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

安殆非封也桓公問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齊世家太公封齊事同其說皆妄國之上公王之介弟車報采章非如庶士也何客逆旅之致詰哉明天子畫土分疆逮樹藩垣豈有以小醜抗違明命而爭其茅土乎至桓公封鄭本是近畿反遠軼宋東復邀行十日將復迴車西指乎此不近事理之尤者也

秦襄公

紀年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三年賜秦以邠岐之田蓋東遷之後即以西封畀秦也

文子

老子弟子表著於此者以道德篇平王問文子語蓋以

爲周平王也然自然篇中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則亦周末人

辛有

見僖二十二年傳

宋大金

潛夫論志氏姓家語本姓解並云考父生孔父嘉孔父

生木金父而此云大金爲考父子孔父爲大金子則世

系全乖 蘇轍古史孔子傳云正考父生孔父而

不著木金父疏略如此奚貴改作也

臧釐伯

隱五年傳

石碏

隱三年傳

楚武王

按世家此亦弒蚡冒子而代立者準例宜立下等且首

僭王號不殄絕之何乎

魯施父

齊語注云施伯魯大夫施父之子然表有施父而無施

伯豈以爲一人歟

鬬伯比　熊率且比

並桓六年傳

鄭祭足

智足自免而兩君出兩君弒矣宜入下等

楚文王

淮南說山訓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靈國之治按此即保申笞文王事又主術訓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說苑至公篇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捕菜二子出采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君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而見之曰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騅甥　聃甥　養甥

莊六年傳劉知幾史通品藻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

蒴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鄴伍列在
中庸下流而已哉
謝丘章
廣韻周宣王支庶食采於謝丘其後爲氏
辛甲
當爲桓十八年傳辛伯之訛
齊桓公小白
新序四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韓非難二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晏子問篇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論衡書虛篇世問桓公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姉妹七人管子小匡篇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有姑姊不嫁者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

妹之不嫁者七人新語無爲篇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說苑尊賢篇桓公閨門之內無可嫁者又以爲齊哀公指言衛靈公按漢書地理志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諸家無識誤使桓公受此名又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燕策蘇秦說齊王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非難二桓公室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抱朴子清鑒同又說苑正諫篇鮑叔曰姪姊不離懷衽非文也按此直兒戲語本不足辨也

蕭叔大心

莊十二年傳

石祁子

·莊十二年傳檀弓石駘仲之子

原繁

隱五年傳

息嬀

列女傳楚處息君將虜其夫人而納之於後宮夫人見息君謂之曰生人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按左傳言其不死劉向之學多駁闢韓非所云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虢叔

莊二十年傳

魯禦孫

莊二十四年傳作御孫此非

召伯廖

莊二十七年傳

齊中孫湫

二傳以仲孫爲慶父兼仲孫湫也彼不學而說經宋人

乃竊其穿鑿之智

許夫人

劉向入仁智傳

先丹木

閔二年傳

史蘇

見晉語一淮南泰族訓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
也然而史蘇歎之知其四世之被禍也

魯釐公

說苑奉使篇齊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柰何相
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
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

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按以下辭令乃不逮左傳胥壞矣其事亦從燭之武說秦襲出

楚逢伯

僖六年傳

衞甯嚴子　富辰

閔二年傳並見內外傳

慶鄭　韓簡

並見內外傳

鄭叔詹

晉語作詹伯韓非喻老作叔瞻鄭世家以為文公弟非也呂覽上德篇公子重耳之鄭鄭文公不禮被瞻諫曰吾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按事與晉語同惟作被瞻為異又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吾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按此似非叔詹之行內外傳諸子並稱其良而二傳獨以為佞不知而作哀哉

趙武子

鄭卿僖二十四年傳

釐負羈妻

淮南人間訓作僖負羈此曹君說苑尊賢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此不知其所謂又正諫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

曹豎侯獳

僖二十八年傳

楚子玉

說苑尊賢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

鬬宜甲成成大心

僖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傳

欒悼子

當爲欒貞子賓遼曰欒枝欒賓之孫說苑政理篇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晉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李離

史遷以作循吏傳新序節士韓詩外傳二並有外傳作晉文侯雜說未可信也且失入殺人自有國法死其宜也奚足

傳

寺人披

晉語作勃鞮字伯楚敦晉語一又作奄楚晉世家作履鞮

秦康公

韓非說林上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邾文公

劉向宋入君道篇全本文十三年傳

宋子哀

文十四年傳

邾子貜且

於諸國或書名爵或書公俱非通例

魯公孫敖

大夫喪其家宜入下等

靈輒

宣二年傳翳桑之餓人呂覽報更作骪桑淮南人間訓作委桑骪委同與說苑復恩俱云鬬而死益混提彌明之事也

祁彌明

傳作提彌明趙世家作宗眛明直以爲桑下餓人大誤

鄭子良

名棄疾宣四年傳此重出

士貞子

名渥濁宣十二年傳

泄冶

大戴保傅篇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新書雜事同

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

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家語顏同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

孔達

文元年傳按孔達身爲宗卿不能輔國以安納君於義

夫宋之伐陳陳不義也服焉而止非有覆亡之禍也乃

朝盟而夕違召大國之討曰我以死徇何異於許綰綰

執一鼠首以勸人溺也

王子伯廖

宣六年傳杜預以爲鄭大夫非也當是周支子

晉解陽

文八年傳作解揚說苑奉使篇晉景公求壯士得霍人

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後世言霍虎

荀尹

梁玉繩曰此是荀庚轉寫字脫其半耳

箕鄭

韓非外儲左下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伐國舉兵攻原而拔之以爲原令按此誤以趙衰事爲箕鄭其死在文九年表宜立於前行

公子雍

亦宜在前

楚共王

春秋經及楚世家皆名審楚語作葴審葴聲同說苑敬愼篇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人臣

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曰請爲子誦楚其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

晉郤克

韓非難一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愚爲應之曰韓子能舉其職素矣趙宣子使人干行則執而戮之其持法也無有犯而不正以法亦無有枉於法而過殺人者也當其斬人郤子豈以爲非哉然而郤子之救之何也蓋司馬之職惟知

當罪而大將之道亦時以格外使過猶君相之相助爲理也其救之以其在八議之條有可全之路及其殉之則以法有應死之比令有陳尸之法於國於軍皆有殉也何獨以其殉爲益謗哉當韓子之斬其人必自以爲不應死聞郤子之救三軍又以爲不應死此韓子之謗所由生也無幾而元帥使殉亦帖然以爲若人當死矣此郤子分謗之道也若韓子不麗於法郤子豈僅道其非亦當斬之以殉而謝三軍也何爲分其謗哉韓井利口捷給之誠足以戮人矣而未知一卿一大夫之無可當也

辟司徒妻

成二年傳

荀罃　鄭賈人

成三年傳

伯宗　伯宗妻

穀梁梁山崩傳以爲伯尊又云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斯流矣韓詩外傳八又云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成五年傳則重人之告伯宗者彌加於此伯宗請見之不可按此重人誠爲藝士然傳召請問以伯宗爲知者也豈暇問其所從知乎必謂伯宗之智冠於羣彥并此而不知待攘善而說於君固以誣伯尊又誣孔子也既載伯宗事則畢陽不當遺棄

秦醫緩　桑田巫

成十年傳

呂相

晉語呂甯子注呂錡之子呂相也

郤至

怵俢亡身下愚之列

姚句耳

成十六年傳

呂䜣

呂相之父宣十二年傳之魏錡也次在其後殆未之考

養由基

淮南說山訓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

由基射之如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

者也莊子徐無鬼吳王射狙事畧同呂覽博志高誘曰幽通記曰養流睇而猨號又氾論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奪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叔山冄

既列此何以又遺潘黨

匡句須　鮑文子

成十七年傳

晉解狐

呂覽去私篇與傳同惟爲南陽令不言解狐死爲異新序

同一韓非外儲左下解狐薦其讎於趙簡主以爲相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韓詩外傳九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可與韓非後說人同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又以爲解狐舉其讎而趙簡子魏文侯時又不同可知雜說並是虛妄外儲左下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此即祁奚舉讎舉子之事而訛爲趙武又說苑至公篇咎犯薦虞子羔爲西河守文公曰汝之讎也其下語畧同

祁午

呂覽去私新序雜事一並與傳同

韓亡忌

襄七年傳公族穆子

銅鞮伯華

辛舌赤也銅鞮者其食邑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曰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葢銅鞮伯華之行也說苑尊賢篇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魯匠慶

襄三年傳晉語魯莊公又有匠師慶疑非一人莊子達生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其巧專而外骨銷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衛柳莊

檀弓下韓詩外傳七其事皆在衛獻公反國後不當寘於此

吳諸樊

即遏重出

齊晏桓子

晏弱宣十四年傳

楚子囊

呂覽高義篇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使人復於王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說苑立節篇文全同按此事有

三妄子囊爲令尹不稱將軍妄一襄十五年傳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吳人敗之非不戰而遁妄二有罪不逃刑臣之義也嘉其義又何桐棺斧鑕之虛設爲是旣成其義而又重戮也妄三且子囊之詒謀無不善於此矣兵法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使後之人誠知不戰者之必死則無肯全師而返其撓國也逾甚此自亡之道而子囊以身之死措國於危亡乎

鄭師慧

襄十五年傳

衛太叔儀

襄十四年傳太叔文子

公子鱄

子鮮也襄十四年傳有子展子鮮按臧武仲上云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此下云夫二子者或推之或輓之則太叔儀與鱄也展即鱄於文爲複

鄭簡公嘉

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

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尸子治天下篇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

晉陽畢

晉語平公時有陽畢蓋其誤

行人子員　子朱

並襄二十六年傳

楚湫舉

伍舉也楚語椒爲湫說苑正諫篇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也

按了衣盡諫之事莊王何從而便悟莊王曰善不穀知誠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按襄二十六年傳伍舉始見上距魯文公十四年莊王卽位巳六十七年昭四年傳靈王合諸侯使椒舉致命則椒舉不逮事莊王明矣而史遷伍子胥傳云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楚世家云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伍舉入諫莊王云云夫伍舉於莊王之始巳爲臣而諫則其年必二三十年也至靈王世殆百歲人復能奉使非復人情傳云舉是伍參之子宣十二年邲之戰傳云嬖人伍參欲

戰計參年未甚大故曰嫛人豈有子先直諫而父尚號
嫛人直是史遷荒陋不通書傳橫以伍舉兼莊王靈王
之世循釋世家莊王共王康王郟敖之年數亦自易了
劉恕作外紀仍世家之文可謂迷而不知反矣

薳奄

襄二十五年傳作蔿掩

趙武

重出玩表意實定於此

鬷蔑

然明也又襄二十五年傳崔氏殺鬷蔑於平陰別一人

鄭子皮

說苑臣道篇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問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家語賢君韓詩外傳七並同 按孔子稱之表乃抑之非秉彝之好矣

劉定公

劉夏也襄十四年

公孫楚

游楚子南也游吉之族

公孫黑

子晳也駟氏之族

韓宣子厥

韓宣子名起前已有韓獻子此當爲起外儲左下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魯叔孫昭子

晏子內篇雜上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

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
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
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按子叔昭
伯即叔孫婼也以定十年傳齊侯稱武叔爲子叔孫知
之

楚薳罷
襄三十年傳

吳厥由
韓非說林下作沮衛蹷融

[illegible]史鼂

昭七年傳

師曠

呂覽長見篇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按此師涓又非衞靈公師涓新序一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按太子晉解師曠請王子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師曠能瞻其色則非全盲墨墨之人

韓非難一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說苑君道篇作師經魏文侯泰策又有中期推琴對秦昭王

屠蒯

昭十七年傳檀弓作杜蕢

子服惠伯

孟椒也孟獻子之孫襄二十三年傳

晉荀吳

淮南人間訓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楚人謂士爲武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雖得鼓將安所用之又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按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蓋搏虎以生致爲難高誘謂不能德服迂謬又按尸子中黃伯左執彤虎恐傳誤爲中行穆伯

裨竈

先見襄二十八年傳

里析

昭十八年傳

梓慎

襄二十八年傳

申須

昭十七年傳

林既

說苑善說篇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公曰此君之服也小人之服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

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椎結由余亦出焉按范蠡大夫種當景公時尚未著名可知非實事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按既言直忿語耳何謂善說詳校行事不著於他書惟此一見裹戴其名只是生熟參互耳

北郭騷

晏子雜篇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

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笥從至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人今去齊齊必侵矣退而自刎其友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呂覽士節說死復略同按晏子無出奔之事北郭騷之死已逾其分矣其友又奚為哉此末世遊士造此說以風厲貴人使養士也

逢於何

晏子內篇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

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捆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按晏子外篇又有盆成适事與逢於何同檀弓又有季武子成寢杜氏請合葬於西階下

司馬穰苴

說苑正諫篇景公飲酒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元文上有移於晏子家云云同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

薦席陳簋篹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按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吳起列傳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則信以爲景公時人然齊策湣王時亦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蘇轍古史因据之刪去景公時穰苴傳然古今同名者甚多亦未敢便以爲可信也

楚伍奢

淮南人間訓楚王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特以害楚其事已構矣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伍倘

楚棠公

魯師己

重出或此是魯語師亥之誤又家語子路初見篇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郊屯師己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

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子家羈

子家懿伯也公羊傳淮南人間訓俱爲子家駒荀子大略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按以其言於昭公無聽也續然大夫疑別是一人說苑正諫篇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應別一人或雜說本誤

吳孫武

吳越春秋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生馮爲齊卿馮生武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按孫書伐莒見昭十九年傳杜云陳無宇之子子占也昭二十七年闔廬卽位吳世家闔廬三年孫武曰民勞

才可待之考其年數武不得爲書孫又無田鮑作亂之事前知所言之妄也又云武生三子馳明敦明食采于齊春生臏按列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然自史入鄄年數至周顯王二十八年齊破魏龐涓已逾二百年不止百餘歲涓死日遂成豎子之名則臏年齒猶壯云賓郎武之孫者又謬

申包胥

楚策一作棼冒勃蘇蓋𧮪語之轉新序節士篇君子曰賞所以勸善也申包胥辭賞亦非常法也

蔡墨

郎史墨晉語九作史黯呂覽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

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趙簡子按兵而不動說苑奉使仍作史黯又尊賢作史黶

蔡史皇

定四年傳戰死

王孫由于

吳由于

鍼金

定四年傳釋文本又作鍼

屠羊說

莊子讓王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按屠羊說處賤

陳義可謂隱君子韓詩外傳八論之責以申伯仲山甫輔宣王之功則迂而不倫

莫敖大心

楚策一又淮南修務訓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

蒙穀

楚策一蒙穀入大室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

陳逢滑

哀元年傳說苑善說篇亦引之

司馬狗

史狗文子也史朝之子韓非難四作司空狗

顏讐由

孔叢記義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

[illegible]亦八百其身孔子世家作子路妻兄顏濁鄒聲轉之誤

大夫選

孔安國曰本文子家臣按選僎聲同

陳司城貞子

哀十五年傳有公孫貞子

顏濁雛

按此人名最雜出哀二十三年傳顏庚亦曰顏涿聚韓非外儲說左南室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孫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按此應爲季桓子則顏涿聚本魯人呂覽尊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淮南氾論

作顏啄聚新論忘叚作顏濁鄒御覽六百十四魏應璩答韓文獻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此一人也晏子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韓詩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御覽八百三十二引爲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亦爲燭雛說苑又一事云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諫者死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此與主鳥之燭雛

爲一人也韓非十過篇又作顏涿聚諫田成子海上事與傳爲智伯所擒者一人不知與景公時燭雛之同異也史記又以顏讐由爲顏濁鄒

郵亡恤　王良

表以爲二人按晉語九趙簡子將殺尹鐸郵亡正進曰云云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韋昭曰晉大夫郵良伯樂又曰無正王良哀二年傳郵無恤御簡子後云郵良呂覽和順論簡子將使人誅尹鐸孫明進諫高誘曰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又註淮南覽冥云郵無恤一名孫無政死而託精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又莊子馬蹄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通計之其名氏異同有八以王良外別有伯樂可也并析王良郵無恤爲二不可也韓非喻老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外

儲右王子於期爲僞子

附駕又與王良相類

柏樂

呂覽觀表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七發注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伯樂又一人也列子說符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又云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

馬其一人從後而𢾓之三𢾓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踶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舉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按云簡子則伯樂名王良者也

陽城胥渠

呂覽愛士篇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注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慍於側簡子曰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按此事適明簡子之好士而陽城胥渠無所見焉表列其名何爲耶

韓非問田云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其人在戰國中世去趙簡子遠矣

扁鵲

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字少齊今本脫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死此與史記誤同說苑辨物篇作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索隱引傅玄云虢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索隱仍云春秋有郭公乃兩岐之見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　上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徐廣曰鄭當為鄭索隱曰渤海無鄭縣鄭縣當為鄭縣按扁鵲時未有渤海郡仍宜作鄭秦越人能治之按此則扁鵲名越人也黃帝八十一難序云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然則扁鵲

之號前既有之後亦繼之不獨療趙簡子之越人也鵲冠子世賢篇龐煖對悼襄王曰王獨不聞魏文王王當爲侯下仍作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按此扁鵲後於趙簡子近百年矣秦策二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尹文子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衞衞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此又後

於魏文侯百年矣必非一人皆襲扁鵲之號耳史記所云齊桓侯卽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與魏文侯之扁鵲相近韓非喻老又作蔡桓公則在春秋初非也

董安于

說苑政理篇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韓非內儲上董閼于爲趙上地守則晉陽亦名上地又觀行篇西門豹之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佩弦以自急

田饒

新序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鴻鵠舉矣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韓詩外傳又說苑二事同

尊賢篇宗衛相齊韓詩外傳七作宋燕齊策作管燕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齊策作田需外傳作陳饒田陳姓皆通稱表所列當是魯哀公之田饒也

仇汜

說苑敬慎篇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机仇字形近趙策三有机郝趙策四又爲仇郝可證互相易不知其孰誤也實讀爲机姓正諫篇又有咎犯諫晉平公辭亦同

榮聲期

先見列子天瑞篇淮南主術訓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家語六本作榮聲期王肅日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

楚芊尹文

新序義勇篇芊尹文荊之歐鹿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按此因昭七年傳令尹子圍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今此

芊尹官又同一事而訛傳也子期賢大夫必不復犯子圍之不韙是芊尹文之人崫須有耳袁取之殊爲寡識

隰斯彌

韓非說林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曰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按此楊修所以不免於曹操嵇康所以被擠於鍾會

市南熊宜僚

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陸沈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淮南主術訓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曰宜遼姓也名熊郎舉白公子西之事以爲兩家又新序義勇篇白公勝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拱而待兵顏色不變按其事絕與宜僚相類劉恕外紀不取宜僚而錄易甲意蓋以易甲郎宜僚也然孤文無證司馬通鑑所以不取其書

大陸子方

哀十四年傳東郭賈也又孔叢嘉言篇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

重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或即東郭賈也按夫子請討陳恆於哀公違討齊魯之强弱惟大義所在耳東郭亥之請盍欲子貢明計其善全之道也阻之非本旨矣又新序義勇篇有石他人外傳

六魚人字子淵棲淮南說山訓陳成子之劫子淵捷也昭二十六年傳有子淵捷淮南作捷者是外紀

從新序皆義士也表復缺之

嚴善

新序義勇篇曰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外傳一作莊之善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

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死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按又與陳不占相類

魯太師

鄭云師摯魯太師之名也枚乘七發作琴摯

公明賈

雜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疑與論語公明賈爲一

八

陳亢

弟子列傳不載家語有之

子服景伯

子服昭伯之子馬融以爲子服何忌

林放

古史考云亦是弟子歟

陳司敗

論語釋文鄭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

陳子禽

家語弟子解陳亢字子元一字子禽皇侃論語疏云此

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按表誠以爲二

人則其人殆愚者何爲列在此

尾生高

莊子讓王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淮南說林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燕策蘇代謂燕昭王曰信如尾生高莊子音義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即謂蘇代所云也

申棖

家語史記並不載苞氏曰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續今本又爲繚按申棖即史記之申棠棠又爲黨棖棠聲同丰箋云俟我乎堂當爲棖隸釋王攻碑有羔羊之絜無申堂之欲是申棖即申棠也

鄭戴勝之

哀九年傳鄭武子賸之字形相似而誤或別其人所未詳

南郭惠子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間多枉木是以雜也尚書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作東郭子惠皆誤墨翟非儒晏子沮景公之封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

賜乎畢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接孔叢諸墨云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此因策士雜說並以孔子受陳恆賂爲口實故闢之其實孔子在齊田恆尚少至田恆繼陳乞則孔子久歸老於魯是孔叢之辨亦未得其實也以孔子請討陳恆義炳日月則其悖妄無待言矣然諸書並言子貢一出而亂齊存魯强晉敝吳霸越者膠固人心此實當時縱武蘭子巧弄唇舌陰託諸子貢如齊策蘇子之十可

以觀而子貢受其誣究觀假託之迹不可掩也何以明之吳語稱吳王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蓋夫差侈已甚自欲爭伯中原且以齊悼公違約致隙故魯反與吳合哀十年郞之師在先矣齊則因魯合吳而報魯吳不因齊伐魯而乘齊也又越之君臣抱冰惴惴惟恐事吳不當何待子貢往說黃池爭長晉且先之吳曾不少屈晉何從而張此舛於事勢一也鮑牧誅於悼公之手晏圉等逐於陳乞之初四族之逼早去矣艾陵之戰陳乞未死田常方爲門子卽有逆志猶應深藏此舛於事實者二也陳氏之專齊以惠民爲本故嫗乎之謠背公歸已

其終於篡弒若取小兒之亂積漸搖之非一日也若欲
宰國之大臣與其人民逆挑強敵如鮑文子之料陽虎
者衆知首謀之毒必死之憤變且內作爽狗之逐將殘
其家而何竊國之望哉其舛於理道者三也爲此說者
不獨然也呂氏似順論曰田成子所以有國至今者有
兄完子曰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
者不敢入於國與諸孤處國必安矣則又以爲吳滅而
與越爲難猶勝於與吳戰之說然專國之道未有兵敗
於外而內自安者特亡國之君臣汙賤下計苟快一時
而已觀曹操司馬父子之取漢魏者知陳恆之必不出

乎此矣要是三謬假稍知簡牘者聊一置思則陰霧之過赤日已然史記飾之吳越春秋越絕書襲之又何責乎冬烘之徒哉柳下惠恥伐國之問董仲舒鄙種蠡之謀以聖門高弟橫為鄙生所緇辱甚矣人心之冥冥也若墨翟者假以造謗是因盲者之擿埴而為狂者之推刃也劉恕作外紀但論之曰遷之言華而少實都凡於史遷劉向之書駁雜詭異者曾不覺悟多取而實之則猶以子貢之事為信有之也宜為司馬君實所不取而通鑑前紀終亦不成良以異說鄙誕莫甚於戰國以前刈殺荊棘信非易也至蘇氏作古史于子貢傳始去之有識哉

姑布子卿

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

姑布子卿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相趙襄子見趙世家

宋子韋

見宋世家呂覽制樂淮南道應諸書並同又說苑尊賢篇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其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敎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按此非平公之子罕則亦非司星之子韋春秋後人

也

公輸般

墨翟魯問篇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韓非外儲左上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按轉請墨翟爲木鳶因公輸而譌

淮南繆稱訓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因無物而不周又齊俗訓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

離朱

列子湯問篇離朱子羽張湛曰黃帝時明目人莊子駢拇音義司馬云百步見秋豪之末一云見千里鍼鋒淮南人間訓離朱捷剟高誘曰捷剟疾利薄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又修務訓離朱之明攫掇之捷按攫掇卽捷剟之異文莊子天地篇黃帝遺其玄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音義司馬云喫詬多力也捷剟攫掇卽喫詬之名也

古書皆不以爲周末人此葢從孟子

陳太宰嚭

見檀弓

吳行人儀

見檀弓墨翟所染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義呂覽當染

作文之儀

鄭鄙魁纍

悼公四年傳末

魏桓子

世本襄子多生桓子駒韓非說林淮南人間並作魏宣子

韓康子

索隱康子名虎

高赫

即趙世家之高共徐廣曰一作赫淮南人間作赫呂覽義賞篇

作高赦韓非難一仲尼曰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按仲尼之殁垂三十年不知誰造此語而韓非橫生駁難夫高赦之賞比於羣臣中加厚焉猶漢高祖之厚周緤耳如張孟談之元功何待言哉表失張孟談名

原過

見趙世家

任章

韓非說林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與任章曰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說苑權謀作任

增淮南人間作任登按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以任登爲中牟令外儲左又作王登則非此任章文十過篇以任章爲趙葭

中山武公

表云周桓公子按本紀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爲西周君耳河南之外一民尺土皆非周有何得爲中山之君乎趙世家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注與表同郎據表所云也索隱引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不知誰之子孫徐廣云云亦無所據元和郡縣志云中山武公本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後樂羊爲魏將拔中山按魏世家文侯十七年伐中

山使子摯守之說苑奉使云文侯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張湛云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愚按彼所稱子牟在公孫龍平原君之時則非文侯之子乃中山君之公子耳魏世家中山君相魏呂覽當染篇中山尚染於魏義楃長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按此是魏所封趙滅之爲兩國兩姓矣蓋姬姓之中山滅於魏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滅於趙主父而趙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於文侯伐中山之前故迷惑難考何以明之若使中山武公尚是舊時之君則彼不數

年而亡史敢之何義若以爲中山本未嘗亡則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處也是中山武公爲魏所始封以其大事也故記之耳表所注士下文不相連有樂毅傳樂羊伐取中山其後中山復國其意以爲即舊中山也史脫誤徐廣不知而襲之遷於此事尙憒憒宜徐廣蘇轍等不能曉也

韓武子

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說苑君道篇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

弱也君胡不問於鼂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鼂哉遂輟田按此時何得復有欒懷子蓋撰說者不得人名轍以欒盈充之

公季成

魏文侯問相事呂覽舉難新序四皆作季成則季成即魏成子表兩見誤也說苑臣術作季成子又為公孫季成新序四又云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按世家外傳說苑諸書並云田子方為公季成所進不聽不知尊賢之道疑此事為妄文選七發注引許愼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李斯傳集解同鹽

鐵論刺權篇跛夫欲及樓季也按韓非外儲說左亦有

樓季善走之說

司馬庾

淮南修務訓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今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高誘曰司馬庾秦大夫呂覽期賢作司馬唐新序雜事五誤爲司馬唐且

司馬喜

見中山策呂覽應言篇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非攻高誘曰趙之相國非也喜相中山耳鄒陽書曰司馬喜髕腳于宋卒相中山

司馬期

中山策以一杯羊羹亡國者又韓非難言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未定其何人

趙公仲連

趙世家相國公仲連

田太公和

莊子徐無鬼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三賀之按田和篡齊故以得見隱士爲榮呂覽順民篇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注和子田和也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

己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巳死矣（此下當有民字）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孫子

藝文志道家有孫子十六篇又儒林傳傳易者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未知適謂何人

南宮邊

說苑至公篇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

膺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之南宮邊子曰昔周武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呂覽長利篇作辛寬南宮括按南宮括非穆公時

列子

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

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呂覽審己篇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而國之存亡也身之賢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列子說符大同按參校列子之師老商氏壺丘子林關尹子實一人耳

魏武侯

吳子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敎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

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威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十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說苑建本篇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

陽成君

呂覽上德篇所云荆之陽城君與上格孟勝事相連

太監突

呂覽當賞篇秦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高誘曰監突秦大夫也秦本紀不載此可以補其缺

徐子

魏策外黄徐子亦見魏世家應卽其人孤支單舉後人何所依憑乎

齊威王

說苑臣術齊威王遊於瑶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

也鄒忌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按世家威王與魏王語四臣互異其種首卽田種首子

章子

呂覽不屈篇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曰匡章孟子弟子也按稱章子者猶田盼稱盼子田嬰稱嬰子按此則章子嘗遊梁也又處方篇齊

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年表齊湣王二十三年荆令唐蔑將而應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按章子先為威王將至此戰距威王沒四十二年不下七八十歲矣

大成午

趙世家作大戊午徐廣曰戊一作成韓非內儲說下作大成午

韓策一與此同

甘龍　杜摯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

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按此篇商君列傳所采

子桑子

若子桑戶於此太後疑非也廣韻注藝文志有桑丘公

蓋此

昭奚恤

韓非內儲下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江乙

韓非內儲上作江乞楚策又作江一又爲江尹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列女傳楚江乙之母當恭王時乙爲郢大夫按戰國無共王江乙傾險小人也當楚威王之明卒竟昭奚恤之用而乙無以售其技耳

沈尹華

呂覽去宥篇荊威王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按韓非楚策中屢見中射此中謝應誤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

馮赫

楚策三作馮郝郝赫字國策皆互見按赫爲張儀不納惠子於楚其說庸下策士中之劣者而表獨取此直是信手拈撮耳

淳于髡

呂覽離謂篇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讀爲又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滑稽傳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事說苑尊賢篇兩載淳于髡語互小異又御覽引說苑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劒欲斬

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卽與髠共飲酒謂髠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郢民持一豆而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歎然要諸其在齊在楚皆爲說士之戲談耳齊未嘗以爲上卿楚之仇亦不得有吳王也滑稽傳又云齊王使湻于髠獻鵠于楚說苑奉使篇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侯韓詩外傳十傳曰齊侯使獻鴻于楚其事語皆同

昆辯

齊策一作齊貌辯呂覽知士作劑貌辨廣韻戰國策有齊賢者昆辨元和姓纂作昆弁是作貌辨乃古皃字與昆字相似而誤

司馬錯

華陽國志蜀王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司馬錯中尉田眞黄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之地可得惠王曰善周愼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爲秦君所害

犀首

此當謂公孫衍也按集解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衞策犀首伐黄過衞使人謂衞君衞君懼束

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南文子即左傳之公孫彌牟相悼公者家語檀弓俱有其人說苑尊賢衛靈公之弟公子渠牟誤孫爲弟郎其人耳子南之子故衛策又云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衛君大悅南文子有憂色正當其時說苑權謀篇事同則伐黃之犀首非公孫衍明矣公孫衍顯於秦惠王時自周定王元年至顯王三十二年爲秦惠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既別有犀首又不可專以目公孫衍也西周策敗韓魏殺犀武而秦本紀白起傳皆云公孫喜則犀武亦官名也疑公孫衍族也韓非內儲下犀首與張壽爲惡陳需新入魏策作田需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按魏策田需死犀首向存魏謀相此說妄也外儲右下又有秦耶

中公孫衍
別一人

公仲朋

秦策二作公仲侈楚策三作韓侈按韓策三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韓侈在唐公仲珉死則別是一韓侈文雖事關實未易曉韓策一作韓朋又作公仲明齊世家為韓馮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紀年作韓明惠成王五年今王七年兩見韓非難一韓宣王問於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注云樓緩翟璜也按樓即樓季文侯之弟非樓緩也緩在後淮南氾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以樓翟為一人彼之誤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按是時為韓宣王則楚懷王之世鄢郢未亡韓策無之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

國必憂矣韓策一與此小異按公叔者伯嬰也常與公仲迭爲輕重兩人本不相得

史起

呂覽樂成篇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按此爲溝洫志所本然史記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滑稽傳又云鑿十二渠至漢末更則史起又何所爲耶

蕩疑

此薄疑之誤呂覽務大篇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斤又況一斤與本篇杜赫說周昭文君同又與執一篇田駢說齊宣王以道術同淮南道應訓仍之韓非外儲右上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也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于蔡嫗也今疑之與人主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又外儲右下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爲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按趙嗣君去趙簡子時二百餘年言

趙主者誤

魏哀王

集解荀勖曰世本無哀王索隱云失去哀王之代按史記世家年表敘哀王事甚分明又考見張儀等傳未可以紀年世本之斷爛者而疑之列女傳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年表哀王六年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何不匡之方今戰國彊者為雄義者顯為今魏不能彊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王曰寡人不知也遂與太

予妃而賜負三十鎰如耳還而爵之

蘇代

燕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云云按策中語皆是深怨毒於齊欲報仇雪恥之事王噲在位日淺非有大讐策又云彼且德燕而輕亡宋攷年表湣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與策語肳合然則此策在蘇代修好於燕燕昭釋憾而與圖齊時明矣燕策偶誤作王噲史遷不知敘代說王噲於讓國之先顛倒錯亂之尤者通鑑遇此等不能釐正惟覺其不可通則痛加刪除故紀六國事寥寥不足觀未為善也大事記辨之云使噲能有志如此豈至覆國乎

蘇厲

事在周本紀趙策

宋遺

楚世家勇士宋遺任習齊王按戰國可採之人尚多表所載了無裁量但毛舉一

二而

已

上官大夫

王逸云即靳尙是也表誤分爲二又以讒賊之人列於

中等眞膠目者

烏獲

此蓋謂秦武王臣孟子疏引皇甫士安云秦武王於洛

陽舉周鼎烏獲舉鼎目出血趙岐孟子注云烏獲古之有力人商子錯法篇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燕策蘇代謂燕昭王曰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烏獲之與嬰兒也按列傳張儀說韓在秦惠王時據漢疑所稱則古自有烏獲常在人口而秦之力人復號烏獲亦猶越人之號扁鵲也昭二十三年傳烏獲以力聞則或是役人也淮南主術訓烏獲藉蕃按藉蕃即石蕃越絕吳王使力士石蕃以鐵杖擊公孫聖中斷之爲兩頭並稱兩人可知俱在春秋時

乳子

當爲劉子之誤

焣子

此鄹子之誤藝文志有春秋鄒氏傳蓋孟荀列傳所稱三鄒子之一

沈子

公羊傳所稱子沈子何休云已師以子冠氏穀梁定元年傳引沈子按閔元年傳公羊復稱子女子亦其師也

北宮子

哀四年公羊傳稱子北宮子亦其師也疑即孟子之北宮錡列子力命北宮子謂西門子云云僞子華子有北宮子名意淮南主術訓握劒鋒以擬北宮子注云孟子所謂北宮黝諸子稱北宮子甚多以類求之當是公羊所稱

魯子

僖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公羊傳並稱魯子何休云他師也

公扈子

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亦春秋師也疑即孟子之公都子列子湯問篇有魯公扈則公扈氏魯人也

尸子

穀梁隱五年傳桓九年傳並稱尸子其書有與爾雅文同藝文志名佼衛鞅之師

沈子

孟荀列傳作接子接捷古訓通鹽鐵論論儒云齊湣王時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莊子則陽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鄒衍

韓非飾邪篇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據此則鄒衍於燕亦有破軍殘國之事鹽鐵論論鄒云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劉向別錄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田駢

莊子天下篇彭蒙田駢慎到齊萬物以爲首呂覽不二陳駢貴齊尹文子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至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按莊子天下云田駢學于彭蒙據尹文子則以彭蒙學于田駢宋子宋鈃也

淮南人間訓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誤當爲潛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亦何思于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臣之處於齊也糲飯藜羹冬寒夏暑自唐子之短臣

以身歸君食芻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按齊湣王不好士故有稚興之歎然騶之言卑陋若此則談天雕龍之客概可知矣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則駢富厚久矣何待孟嘗厲鷙之餘而飫甘哉

惠盎

列子黃帝篇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者也不說爲仁義者也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曰孔墨是已淮南道應訓作惠孟

王孫賈

齊策五年十五呼於市中殺淖齒

宋玉

新序五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

集與此尊互異

莊辛

楚策爲陽陵君 新序二作成陵君 說苑貴德篇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衞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善說篇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於游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臣獨何以不若榜枻越人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

范睢

說苑善說篇張祿掌門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又尊賢篇應侯與賈午子坐問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蘇不釋

梁玉繩曰疑即蔡澤古文澤與釋通蔡字譌爲蘇不兩字

葉陽君

秦本紀葉陽悝出之國注一云華陽趙策趙使諒毅曰

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穰侯傳宣太后同父弟曰芉戎爲華陽君韓策作新城君是葉陽華陽一爲母弟一爲諸舅不得相混魏策又有葉陽君約魏非此人

涇陽君

昭王同母弟公子市見秦本紀

安陵君

魏策四曰成侯蘇轍古史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魏滅六世矣

唐雎

魏策四唐雎年九十餘爲魏求救於秦魏世家亦在安釐王十一年而魏策復有安陵君使唐且使於秦在韓魏滅亡之役計唐雎當一百三十餘歲盡此策爲假託也

孟嘗君

名文故曰文子韓非內儲上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荀子臣道篇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魏公子

魏世家安釐王欲親伐韓無忌謂魏王魏策作朱己吳師道曰朱己卽無忌字誤也孔叢執節篇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荀子臣道篇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朱亥

三輔黃圖烈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王怒使置亥於獸圈中亥瞋目視獸眥血濺於獸而獸不敢動

春申君

韓非姦劫弑臣篇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按黃歇與韓非並時不容不悉其本末而春秋時楚公子亦未有以君號者將別有誤記耶抑非之逆爲詭辭也

滔于越

見始皇本紀

李牧

列女傳倡后旣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取之按倡后能讒廢適子

嘉則其畜憤於牧者在先已久其受誅有由矣竊疑牧是時爲毒將恐不實耳趙策四武安君曰繓名牧之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按史記謂牧不受代而趙王捕誅之雖亦本於趙策然前段語尤明牧之忠謹語女子小人冤陷無辜自壞長城尤爲慨恨至言牧不受代亦自量惟已能抗秦志在全國未虧臣節而小人則有說矣有識者當取前說之善也

燕太子丹

丹發憤爲國誠貫金石事之不成天也韓魏趙執非坐

而待亡者乎而王喜怵趙嘉之謀計斬丹以全遼薊嗚

呼人之不仁甚於虎狼

鞠武

燕策作鞫武

荆軻

燕丹子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揕其袖秦王曰

今日之事從子計矣乞聽琴聲而死琴女鼓琴之聲曰

羅縠草衣可裂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按事起倉卒千載下猶為之戰掉失色何琴之可御假

有其人能從容布指則智勇又在荆軻之上當上殿時密不覩於眉睫之微哉秦政所以不死者幸神先絕耳倘待琴聲軻能忍須臾乎小說家不顧事理亦可笑已

人物志七卷曰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

孔鮒

孔叢獨治篇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立秦

漢書疏證卷九

浙江書局刊
高培森校
濮子潼校
丁立誠校